

高尔基选集

俄罗斯的童話

意大利童話



高尔基选集

# 俄罗斯的童话

鲁迅译

---

# 意大利童话

楼适夷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

高尔基 著  
俄罗斯的童话

魯迅 譯

意大利童话

樓適夷 譯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字數：194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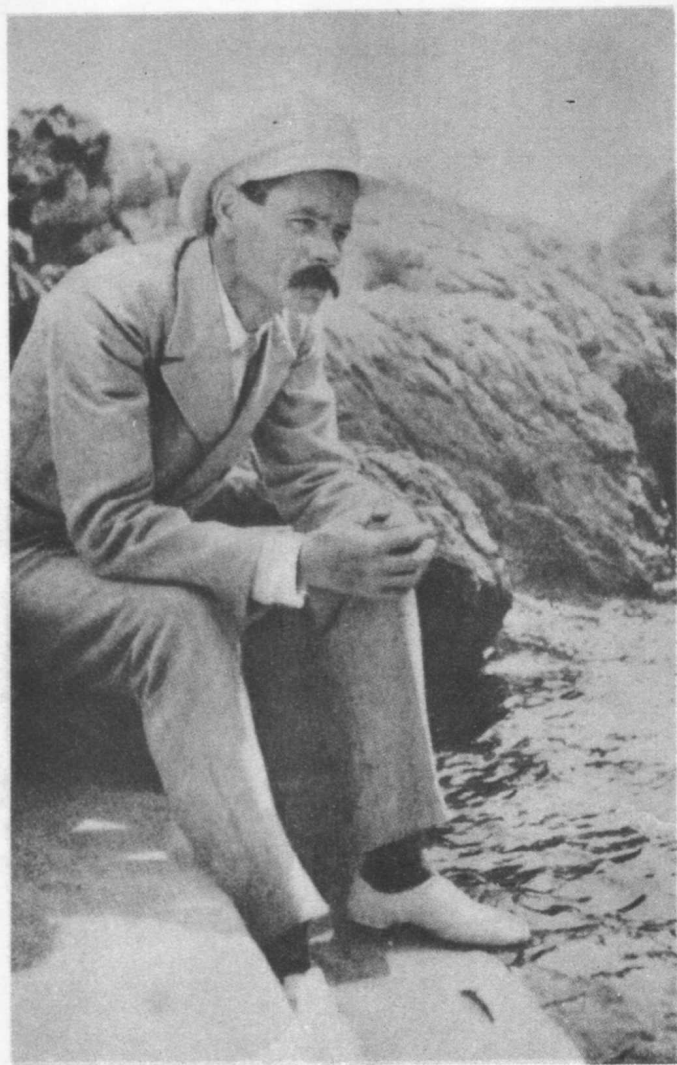
開本 33.5'' × 46'' 1/32 印張  $8\frac{9}{16}$  插頁 7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3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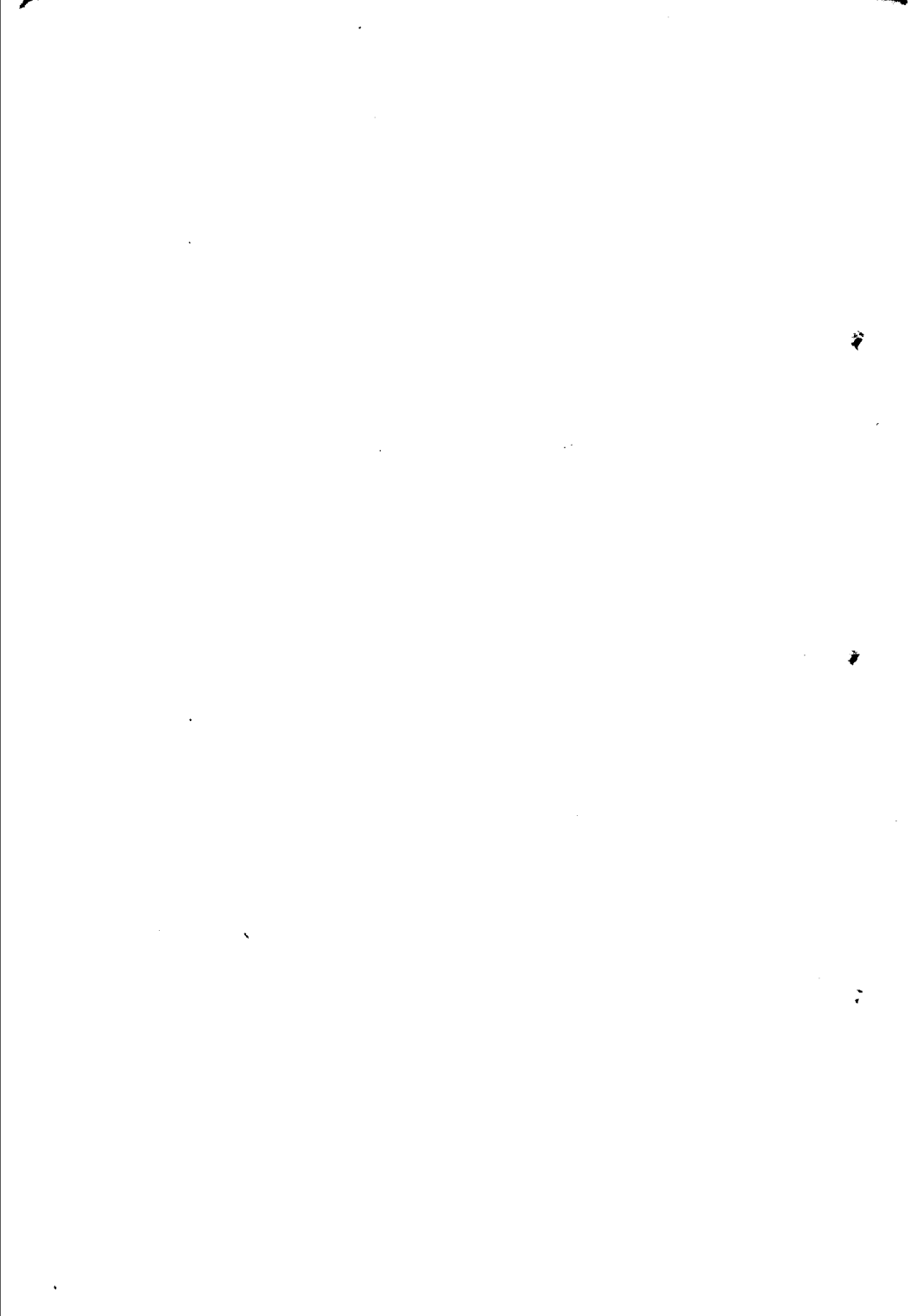
定價 (6) 0.95 元



高 尔 基  
加波里·一九一三年

ABX37/11

## 俄罗斯的童話



一个青年，明知道这是坏事情，却对自己說——

“我聰明。会变博學家的罢。这样的事，在我們，容易得很。”

他于是动手來讀大部的書籍，他实在也不蠢，悟出了所謂知識，就是从許多書本子里，輕便地引出証据來。

他讀透了許多艰深的哲学書，至于成为近視眼，并且得意地擺着被眼鏡压紅了的鼻子，对大家宣言道——

“哼！就是想騙我，也騙不成了！据我看來，所謂人生，不过是自然为我而設的罗網！”

“那么，恋爱呢？”生命之灵問。

“呵，多謝！但是，幸而我不是詩人！不会为了一切干酪，鑽進那逃不掉的义务的鉄柵里去的！”

然而，他到底也不是有什么特別才幹的人，就只好決計去做哲学教授。

他去拜訪了学部大臣，說——

“大人，我能够講述人生其实是沒有意思的，而且对于自然的暗示，也沒有服从的必要。”

大臣想了一想，看这話可对。

于是問道——

“那么，对于上司的命令，可有服从的必要呢？”

“不消說，当然應該服从的！”哲学家恭恭敬敬的低了給書本磨滅了的頭，說。“这就叫作‘人类之欲求’……”

“唔，就是了，那么，上講台去罢，月薪是十六盧布。但是，如果我命令用自然法來做教授資料的時候，聽見么——可也得拋掉自由思想，遵照的呵！这是决不假借的！”

“我們，生当現在的時勢，为國家全体的利益起見，或者不但應該將自然的法則也看作實在的東西，而还得認為有用的東西也說不定的——部份的地！”

“哼，什么！誰知道呢！”哲学家在心里叫。

但嘴里却没有吐出一點聲音來。

他这样的得了位置。每星期一點鐘，站在講台上，向許多青年講述。

“諸君！人是从外面，从內部，都受着束縛的。自然，是人类仇敵，女人，是自然的盲目的器械。从這些事實看起來，我們的生活，是完全沒有意義的。”

他有了思索的習慣，而且时常講得出神，真也像很漂亮，很誠懇。年青的學生們很高興，給他喝采。他恭敬的点着禿頭。他那小小的紅鼻子，感激得發亮。就这样地，什么都非常合適。

吃食店里的飯菜，于他是有害的——像一切厭世家一樣，他苦于消化不良。于是娶了妻，二十九年都在家庭里用膳。在用功的余閑中，在自己的不知不覺中，生下了四個兒女，但後來，他死掉了。

帶着年青的丈夫的三位女兒，和愛慕全世界一切女性的詩人的他的兒子，都恭敬地，并且悲哀地，跟在他靈柩後面走。學生們唱着“永久的紀念”。很响亮，很快活，然而很不行。填地上是故人的同事的教授們，舉行了出色的演說，說故人的純正哲學是有



系統的。諸事都堂皇，盛大，一時几乎成了动人的局面。

“老头子到底也死掉了。”大家从墳地上走散的時候，一个学生对朋友說。

“他是厭世家呀。”那一个回答道。

“喂，真的嗎？”第三个問。

“厭世家，老頑固呵。”

“哦！那秃头么，我倒沒有觉得！”

第四个学生是窮人，着急的問道——

“开书的时候，会來請我們嗎？”

來的，他們被請去了。

这故教授，生前做过許多出色的書，热烈地，美丽地，証明了人生的無价值。銷路很旺，人們看得很滿意。無論如何——人是总爱美的物事的！

遺族很好，过得平穩——就是厭世主义，也有帮助平穩的力量。

开书非常熱鬧。那窮学生，見所未見似的大嚼了一通。

回家之后，和善的微笑着，想道——

“唔！厭世主义也是有用的东西……”

## 2.

还有一樁这样的故事。

有一个人，自以为是诗人，在做诗，但不知怎的，首首是恶作。因为做不好，他总是在生气。

有一回，他在市上走着的时候，看见路上躺着一枝鞭——大约是马车夫掉下的罢。

诗人可是得到“烟士披里纯”了，赶紧来做诗——

路边的尘埃里，黑的鞭子一样  
蛇的尸身被压碎而卧着。  
在其上，蝇的嗡嗡凄厉的叫着，  
在其周围，甲虫和蚂蚁成群着。

从撕开的鳞间，  
看见白的细的肋骨圈子。  
蛇哟！你使我记得了，  
死了的我的恋爱……

这时候，鞭子用它那尖头站起来了，左右摇动着，说道——

“喂，为什么说谎的，你不是现有老婆吗，该懂得道理罢，你在说谎呀！喂，你不是一向没有失恋吗，你倒是喜欢老婆，怕老婆的……”

詩人生气了。

“你那里懂得这些!”

“况且詩也不像样……”

“你們不是連这一点也做不出來嗎! 你除了呼呼的叫之外, 什  
么本領也沒有, 而且連这也不是你自己的力量呀。”

“但是, 总之, 为什么說謊的! 并没有失过恋罢?”

“并不是說过去, 是說將來……”

“哼, 那你可要挨老婆的打了! 你帶我到你的老婆那里去……”

“什么, 还是自己等着罢!”

“随便你!” 鞭子叫着, 發条似的卷成一团, 躺在路上了。并且  
想着人們的事情。詩人也走到酒店里, 要一瓶啤酒, 也开始了默  
想——但是关于自己的事情。“鞭子什么, 廢物罢了, 不过詩做得  
不好, 却是真的! 奇怪! 有些人总是做坏詩, 但偶然做出好詩來  
的人却也有——这世間, 恐怕什么都是不規則的罢! 無聊的世  
間……”

他端坐着, 喝起來, 于是对于世間的認識, 漸漸的深刻, 終  
于达到坚固的決心了——應該將世事直白地說出來, 就是: 这世  
間的东西, 毫無用处。活在这世間, 倒是人类的耻辱! 他將这样  
的事情, 沉思了一点多鐘, 这才寫了下來, 是下面那样的詩——

我們的悲痛的許多希望的斑斕的鞭子,  
把我們趕進“死蛇”的盤結里,  
我們在深霧中彷徨。  
呵, 打殺这自己的希望哟!

希望騙我們往远的那边,  
我們被在耻辱的荆棘路上拖拉,

一路凄惶伤了我的心，  
到底怕要死的一个不剩……。

就用这样的調子，寫好了二十八行。

“这妙極了！”詩人叫道，自己覺得非常滿意，回到家里去了。  
回家之后，就拿这詩讀給他女人听；不料她也很中意。

“只是，”她說。“开首的四行，总好像并不这样……”

“那里，行的很！就是普希金，开篇也滿是謊話的。而且那韻脚又多么那个？好像派賦唏达<sup>①</sup>罢！”

于是他和自己的男孩子們玩耍去了。把孩子抱在膝上，逗着，一面用次中音(tenor)唱起歌來：

飛進了，跳進了。

別人的桥上！

哼。老子要發財，

造起自己的桥來，

誰也不准走！

他們非常高兴的过了一晚。第二天，詩人就將詩稿送給編輯先生了。編輯先生說了些意思很深的話，編輯先生們原是深于思想的。所以，雜誌之类的东西，也使人看不下去。

“哼，”編輯先生擦着自己的鼻子，說。“当然，这不坏，要而言之，是很適合时代的心情的。適合得很！唔，是的，你現在也許發見了自己了。那么，你还是这样的做下去罢……一行十六戈貝克<sup>②</sup>……四盧布四十八戈貝克……呵唷，恭喜恭喜。”

后来，他的詩出版了，詩人像自己的命名日一样的喜欢，他

① Panikhida 是追荐死者的新禮会，这时用甜的食品供神，所以在这里，就成了詩有甘美的調子的意思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② 現譯作戈比。——編者注。

女人是热烈的和他接吻。并且献媚似的說道——

“我，我的可爱的詩人！呵呵，呵呵……”

他們就这样地高高兴兴的过活。

然而，有一个青年——很良善，热烈地找寻人生的意义的青年，却讀了这詩，自殺了。

他相信，做这詩的人，当否定人生以前，是也如他的找寻一样，苦惱得很長久，一而在人生里面，找寻过那意义來的。他沒有知道这陰郁的思想，是每一行賣了十六戈貝克。他太老实了。

但是，我極希望讀者不要这样想，以为我要講的是虽是鞭子那样的东西，有时也可以給人們用得有益的。

### 3

埃夫斯契古納·沙伐庚是久在幽靜的謙虛和小心的羨慕里，生活下來的，但忽然之間，竟意外的出了名了。那顛末，是这样的。

有一天，他在闊綽的宴会之后，用完了自己的最后的六格林那。次早醒來，还觉着不舒服的夙醉。乏透了的他，便去做習慣了的自己的工作去了，那就是用詩給“匿名殯儀館”擬廣告。

对着書桌，淋漓漓的流着汗，怀着自信，他做好了——

您，頸子和前額都被毆打着，

到底是躺在暗黑的棺中……

您，是好人，是坏人，

总之是拉到墳地去……

您，講真話，或講假話，

也都一樣，您是要死的！

这样的寫了一阿尔申<sup>①</sup>半。

他將作品拿到“殯儀館”去了，但那边却不收。

“对不起，这簡直不能付印。許多故人，会在棺材里抱憾到發抖也說不定的。而且也不必用死來訓誡活人們，因为时候一到，

---

<sup>①</sup> 一阿尔申約中國二尺強。——譯者注。

他們自然就死掉了……”

沙伐庚迷惑了。

“呸！什麼話！給死人們擔心，豎石碑，辦超度，但活着的我——倒說是餓死也不要緊嗎……”

抱着消沉的心情，他在街上走，突然看到的，是一塊招牌。  
白地上寫着黑字——

“送終。”

“還有殯儀館在這裡，我竟一點也不知道！”

埃夫斯契古納高興得很。

然而這不是殯儀館，却是給青年自修用的無黨派雜誌的編輯所。

編輯兼發行人是有名的油坊和肥皂廠主戈復盧辛的兒子，名叫摩開，雖說消化不良，却是一個很活動的青年，他對沙伐庚，給了殷勤的款待。

摩開一看他的詩，立刻稱讚道——

“您的‘烟土披里純’，就正是誰也沒有發表過的新詩法的言語。我也決計來搜索這樣的詩句罷，像亞爾戈艦遠征隊的赫羅斯忒拉特似的！”

他說了謊，自然是受着喜歡旅行的評論家拉賽克·希復羅忒加的影響的。他希復羅忒加這人，也就時常撒謊，因此得了偉大的名氣。

摩開用搜尋的眼光，看定着埃夫斯契古納，於是反復地說道——

“詩材，是和我們剛剛適合的。不過要請您明白，白印詩歌，我們可辦不到。”

“所以，我想要一點稿費。”他實招了。

“給，給你么？詩的稿費么？你在开玩笑罢！”摩开笑道。“先生，我們是三天以前才挂招牌的，可是寄來的詩，截到現在已經有七十九薩仁<sup>①</sup>了！而且全部都是署名的！”

但埃夫斯契古納不肯退讓，終於議定了每行五个戈貝克。

“然而，这是因为您的詩做得好呀！”摩开說明道。“您还是挑一个雅号罢，要不然，沙伐庚可不大有意思。譬如哭，澌滅而絕息根<sup>②</sup>之类，怎样呢？不很幽默嗎！”

“都可以的。我只要有稿費，就好，因为正要吃东西……”埃夫斯契古納回答說。

他是一个質朴的青年。

不多久，詩在雜誌創刊号的第一頁上登出來了。

“永劫的真理之声”是这詩的題目。

从这一天起，他的名声就大起來，人們讀了他的詩，高兴着——

“这好孩子講着真話。不錯，我們活着。而且不知怎的，总是这么那么的在使勁，但竟沒有覺到我們的生活，是什么意义也沒有。真了不得，澌滅而絕息根！”于是有夜会，婚礼，葬礼，还有做法事的时候，人們就來邀請他了。他的詩，也在一切新的雜誌上登出來，貴到每行五十戈貝克，在文学上的夜会里，凸着胸脯的太太們，也恍惚的微笑着，吟起“澌滅而絕息根”的詩來了。

日日夜夜，生活呵叱着我們，

各到各处，死亡威嚇着我們。

無論用怎样的看法，

我們总不过是腐敗的牺牲！

① 一薩仁約合中國七尺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② Smelti 就是“死”的意思。——譯者注。



“好極了!”“難得難得!”大家嚷着說。

“這樣看來，也許我真是詩人罷?”埃夫斯契古納想道。于是就慢慢的自負起來，用了黑的斑紋的短襪和領結，褲子也要有白橫紋的黑地的了。還將那眼睛向各處瞟，用着矜持的調子來說話——

“唉唉，這又是，多么平常的，生活法呢!”就是這樣的調子。

看了一遍鎮靈禮拜式用的經典，談吐之間，便用些憂郁的字眼，如“復次”，“泊夫彼時”，“枉然”之類了。

他的周圍，聚集着各方面的批評家，化用着埃夫斯契古納賺來的稿費，在向他鼓勁——

“埃夫斯契古納，前進呀，我們來幫忙!”

的確，當“埃夫斯契古納·漸滅而絕息根的詩，幻影和希望的旧賬”這一本小本子出版的時候，批評家們真的特別懇切地將作者心里的深遠的寂滅心情稱贊了一番。埃夫斯契古納歡欣鼓舞，決計要結婚了。他便去訪一個旧識的摩登女郎銀荷特拉·沙伐略錫基娜，說道——

“呵呵，多么難看，多么惹厭喲。而且是多么不成樣子的人呵!”

她早就暗暗的等候着這句話，於是挨近他的胸膛，溶化在幸福里，溫柔的低語道——

“我，就是和你攜着手，死了也情願喲!”

“命該滅亡的你喲!”埃夫斯契古納感嘆了。

為情熱受了傷，幾乎要死的銀荷特拉，便回答道——

“總歸烏有的人呵!”

但立刻又完全復了原，約定道——

“我們倆是一定要過新式的生活的呀!”

漸滅而絕息根早已經歷過許多事，而且是熟悉了的。